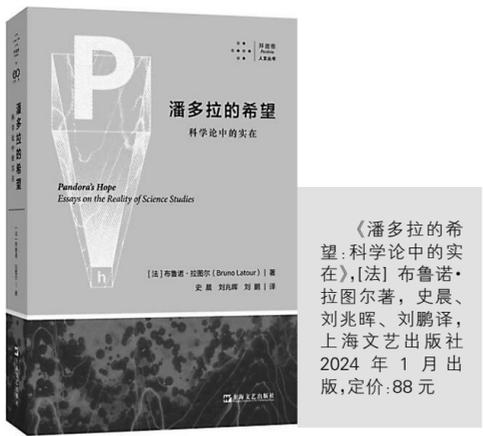


谁是科学家「忠诚的盟友」

刘永谋

和陈独秀透过争论看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样，布鲁诺·拉图尔试图将“支持科学与否”的争论引向更深入的“科学向何处去”的科学论问题。



《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法]布鲁诺·拉图尔著，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定价：88元

在当代法国思想家中，布鲁诺·拉图尔无疑是标志性人物之一。国内最近出版了他的3本书，《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是其中最新的一本，主旨如副标题所示，“科学论中的实在”。不过，本书并非新作，原版于1999年出版，成书的基础是作者于1993年至1998年间写的7篇文章，属于奠定拉图尔学术地位的重要作品。

彼时，“科学大战”正酣，全球瞩目，本书回应世纪大争论，甫一出版就备受瞩目。由于以人类学和科学史事例为叙述主干，该书内容并不晦涩，译文也清楚流畅，可读性很强。

自20世纪70年代，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社会崛起，经过20年的酝酿和发展终成浩大声势，占据各大著名高校的主要讲坛。拉图尔所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论队伍，属于反科学阵营的主力军。

面对反科学的各种声音，20世纪90年代一些支持科学的思想家，科学家激烈批评反科学主义者，引发以会议、文章、著作和媒体节目为主要形式的广泛论战，前后持续十来年，此即后世所称的“科学大战”。

反科学一方认为，科学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

然的帮凶。而在支持科学的一方看来，反科学主义者根本不懂科学，完全是连科学常识都不具备的门外汉，不学无术又非常幼稚，甚至恶意用意识形态和封建迷信抹黑、诋毁、破坏科学和理性。

在“科学大战”中，拉图尔被划归反科学一方。可他自认为是“科学家们忠诚的盟友”，所以在本书开篇就问：“我们怎么就被划分到科学家的对立面了呢？”

二

经过一番思考，拉图尔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科学大战”的原因是高校中劳动分工形成两大思想阵营，一方强调认知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另一方推崇人性、道德、情感和权利。第二，他属于第三方，因为两大阵营均坚持“科学1”的立场，而他所持的是“科学2”的新立场，同时反对“科学反方”和“科学正方”。

科学1即“大写的科学”，将科学视为作为主体的人类认识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科学2反对主客二分，将科学视为研究活动。

按照科学2的新观念，世界并非与主体相对的、待认识的、外在的客体。科学在世界中，世界亦在科学中，诸般异质性的自然、社会和认知等因素共同组成复杂科学认知网络。科学研究活动面对的是杂合的世界，其中不仅是人类在行动，

非人类主体同样在行动。但是，科学1否认非人类的主体性，将之视为纯粹的客体，科学2必须改变非人类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非人类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科学2强调对物之行动的研究，拉图尔亦称之为科学论的“物的转向”。

在拉图尔看来，秉承现代性理念的科学1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因此“我们从未现代过”。

拉图尔表示，“我们怎么知道现代人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有现代过？因为他们不仅远没有把事实与虚构分开，也没有把这种分离的理论与调解的实践分开，而是无休止且痴迷地修补、修复和克服这些破碎的碎片。他们用手边的一切来表明，主体和客体应该被调和、被修补、被超越、被废止”。

也就是说，拉图尔认为，以科学为标志的现代实践之核心，在于转译实践和纯化实践，前者目标是混合自然与文化，后者目标是区分人类与非人类，但现代实践从未真正达成现代性目标，反而不断导致杂合体的增殖。

有人认为，拉图尔攻击的不是科学，而是传统的“大写的科学观”，此种论解不无道理。的确，他并没有说科学是“坏蛋”，而主要从认识论而非价值论上质疑科学。但是，他认定既有科学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路子全错了，注定要失败，对科学的敌意无法否认。

三

拉图尔的极力辩解，让人不由得想起1923年中国的“科玄论战”。在“科玄论战”中，玄学派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意义问题，传统文化比科学更有价值；而科学派认为科学才能真正造福国人，反对寄希望于传统文化。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三方则坚信只有改宗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无论是科学还是传统文化，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和陈独秀透过争论看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样，拉图尔试图将“支持科学与否”的争论引向更深入的“科学向何处去”的科学论问题，得出从科学1转向科学2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科玄论战”与同一年英国的剑桥论战遥相呼应。剑桥论战的主角是遗传学家霍尔丹与哲学家罗素，1923年均在剑桥大学任教。他们的论题为“科学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争论焦点是科学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霍尔丹发表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以希腊神话中的巧匠代达罗斯为隐喻，宣称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无须顾忌任何禁忌。不久之后，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予以回应，借代达罗斯之子伊卡洛斯飞天坠落的故事，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灾难。

面对科学大兴，剑桥论战思考的人类命运，在“科玄论战”中被中国命运问题所取代。“科学大战”的影响当时也波及到国内，在2000年前后引发国内学界和媒体一系列相关争论，主题类似“传统文化是否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等，颇具中国特色。

总之，在技术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科学和人文的冲突、碰撞与争论从未停息。思想家们如拉图尔无法视而不见。而这些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值得认真研究、反思和应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书后

昙花一现，又生生长流

■蔡天新

波斯数学家兼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可能是有史以来科学家创作的诗集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数学和诗歌的双重缘故，多年以前就有友人建议我翻译《鲁拜集》，尤其是2005年夏天我有机会在伊朗旅行了一周后。不过，我一直没有腾出足够多的时间，直到最近两年利用两个寒假的时间译成了101首四行诗。

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完成于1857年，迄今已有160余年了。据译者介绍，海亚姆的波斯语诗集有四五种存世，少的有158首，多的有516首。菲茨杰拉德是首位英文译者，当时他只译出75首，1859年由位于伦敦的夸瑞奇书店出版，书名全称为《波斯天文学家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以下简称《鲁拜集》），可是不久就被人遗忘了，甚至降价到1便士也少有人问津。

1860年，画家兼诗人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路过夸瑞奇书店，从廉价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的美妙，随后他与另一位诗人兼批评家阿尔杰农·斯温伯恩（1837—1909）对其大加赞扬并予以推介。1868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第二版《鲁拜集》，译诗增加到110首。之后又出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版，诗歌数量均为101首，其中第五版问世时菲茨杰拉德已去世。各版所译的诗歌和顺序不尽相同，但差异并不明显。1923年，郭沫若正是以菲茨杰拉德英译的第四版《鲁拜集》为蓝本，翻译完成了中文版《鲁拜集》，并于当年交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之后此书曾多次再版。值得一提的是，“鲁拜”一词是郭沫若的创造，虽说从古典韵味来说，“柔巴依”似乎更符合人们的想象。

如今，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现代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随着对海亚姆的科学成就的进一步了解，他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天生的理性思维也渐渐在他的诗行显露出来，这丝毫并没有减少他的诗歌艺术的魅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翻译《鲁拜集》。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个新译本。

当我完成《鲁拜集》的翻译，准备寻找适宜的插图时，却发现不同版本的插图千姿百态，据说仅英文版就有140多位画家为它画过插图。而我看过的中文版插图也各式各样，有的采用波斯细密画，有的采用法国画家的插图作品。有趣的是，无论哪个版本，译者和编者都认为他们选择的插图是最适合《鲁拜集》的诗情画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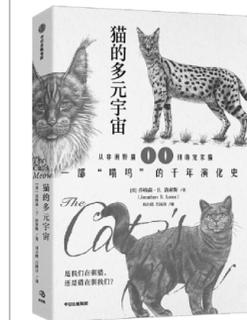
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我向老朋友、画家兼《唯美》杂志主编冷冰川兄请教，冰川兄知道海亚姆，在进一步了解了他的诗歌品质和人物个性之后，向我推荐了画家肯特。

洛克威尔·肯特（1882—1971）出生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下游的塔里敦，祖先是英国人。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建筑，后改学绘画。他是版画家、油画家、插图师和作家，也属于喜欢创造奇迹的那一类美国人，骨子里是探险家、航海家。肯特年轻时离开故乡小城，住到一座小渔村里；1918年夏天，肯特带着9岁的儿子，去阿拉斯加的复活节湾小岛，自筑木屋住了好几个月，并在那里创作了许多“人类未曾触动过的峰峦、大海和山谷”。肯特一生都喜欢冒险，这也带给他无穷的灵感。

1927年，45岁的肯特创作了《永不磨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版画使命。一艘搁浅在礁石间的木船，镂空的身躯、桅杆已经折断，站在船头的女神安然无恙，内心却在期待着什么，犹如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女主角。整幅画的背景是黑色的夜空，繁星闪烁。简洁有序的线条，有一种装饰之美。这是神来之笔，似乎没有主题，却寓意无穷。画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宇宙浩渺感，成为肯特作品中迷人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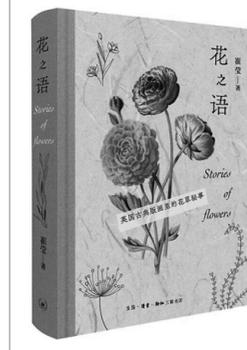
以后的几年里，肯特的灵感爆发，他画的女神时而忧郁，时而思索，时而飞翔。画中的人物渐渐脱离社会性，连性别也不是很明显，但健壮而深沉、优美而舒展。

荐书



《猫的多元宇宙》，[美]乔纳森·B.洛索斯著，刘小鸥、吕同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2月出版，定价：69元

家猫的进化起点在非洲，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为了地球上最成功、最多样化的物种之一。本书作者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位“猫奴”，他在书中探讨了如今研究人员如何利用现代科技的各种工具——从GPS追踪、基因组学到考古学来揭开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秘密。人类改造着猫，猫反过来也改变着它们周遭的世界。作者引用亲身研究调查和多猫家庭中的实例，解读了复杂的科学和历史，探讨几千年来自然和人工选择如何塑造了当代的猫，让许多新品种在解剖结构和行为方式上和它们的祖先大相径庭。



《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崔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1月出版，定价：98元

本书是作者出版的第3本关于英国插画的书籍。这次她的灵感来自19世纪英国插画家、植物学家爱德华·休姆的彩色版画。书中所写的150种花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中穿梭，将人与自然、历史与文明、文化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有桀骜不驯、最能代表苏格兰精神的帚石楠，有能够治病疗伤的、在一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矢车菊，有安徒生的最爱、象征无法停留的爱的大蒲公英，有能变成痒痒粉、被夏洛蒂·勃朗特画过的大蔷薇，有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死亡约会》中谋杀罪犯的帮凶——狐狸手套，有被苏格兰人从中国带到英国的榛栗，等等。（喜平）

看一场大科学家的“真人秀”

■本报记者 张双虎

“如果不从事科研工作，没接触这么多学者，我心中的科学家可能是另一副模样。”谈及写作《科学童话：面纱后的科学家与科学》一书的初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陈安感慨颇多。

怀着对于科学家“祛魅”的想法，该书去除了流传于科学故事中有悖基本人性的东西，通过“好”与“坏”两方面完整的记录，让读者感受到科学家“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和可爱。

科学家“光环”渐隐

“我们小时候读过的科学家故事都太完美了，科学家几乎没有缺陷。”陈安说，成为科研工作后，自己接触到大量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有缺点，这和以前书上看到的科学家完全不同。

意识到每个科学家都是活生生的人，陈安曾试图还原科学家的本来面目。

数年前，受一家科普杂志邀请，陈安写过一个“科学人物”专栏。在撰写专栏文章的4年时间里，陈安时常发给编辑部的文稿和最终刊载的文章有些出入。

“文章的一些段落被删改，删减部分都是反映‘人性另外一面’的内容。本来是想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科学家，但最后大家看到的依然是以前读到的样子。”虽然对这种做法表示理解，但陈安仍感到困惑，“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也理性和宽容了很多，一本科普杂志却仍只讨论科学家光辉灿烂的一面。”

遗憾之余，陈安也留心将自己的原文保存起来。

以科学态度记录科学故事

2019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一个鼓励图书创作与知识普及的项目。此时，陈安将保留的文稿拿出来，带领团队考证、修订和整理其中的文章，进行立项申请。

很快，陈安团队得到项目的支持，开始资料搜集、整理核实和文稿编写。这本科普新书涉及科学界的很多逸闻趣事，有些见诸科学家的私人记录、来往信件，有些来源于同事、师生间的口口

相传。

不过，以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去挖掘、甄别并还原科学故事的本来面目是个艰辛的过程。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曾讲过一段关于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逸事。

“那些‘颠覆’科学家形象的故事。”陈安说，“我相信那些故事并非道听途说，因为这位研究人员的国外导师和居里夫人非常熟悉。”但陈安明白，科学家小传的记述必须有来历、有记录、有依据，对那些从不同渠道听来的故事一定要找文献核实，如果无法确认，再“颠覆”的故事也必须舍弃。

居里夫人第一次获诺贝尔奖和居里先生为其力争有关，这些科学界并未避讳，有很多文字资料可考，但居里夫人第二次获奖的逸事没有文献佐证，因此书中并未采信。

“有些时候，我们还要将科学家的艺术形象和本人实际样貌、历史角色和文学角色清晰分开。”陈安解释说，“科学故事不能用‘想当然’去理解。”

比如，苹果和牛顿的故事流传甚广，但这只是个传奇故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产生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苹果砸到头上灵感就冒出来那么有戏剧性，牛顿已经思考了很久，只是那一刻得到一点启发而已。”陈安说，“因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发现大多要经过深思熟虑、不断努力，再加上一些天赋才能获得。”

很多科学故事散见于各种冷门文献，要从一些文章的“犄角旮旯”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团队在编写过程中，经常为核实某一细节，翻上百页网络搜索引擎。

“我们遇到过检索120页后，才发现确实是有文献来源的事例。”该书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生陈雅楠说。该书的最后，列出了85种参考文献，从一个侧面说明考证的艰辛。

可仰望可俯视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欢用‘完人’思维来介绍科学家，其实以这种思路进行科普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容易让人产生‘科学家和我不属于



《科学童话：面纱后的科学家与科学》，陈安、陈樱花、韩玮、陈雅楠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定价：58元

同一类人”的距离感，另一方面让人产生怀疑，难道科学家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该书作者之一、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樱花说。

因此，在最初进行编写策划时，团队就想用一种类似现在观众喜欢的“真人秀”方式来阐释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

“我们可以仰望大科学家。”陈安说，“从写书的角度，我们则可以用后人的视角俯视大科学家。”

本书共41章，前14章以“科学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多位科学家之间的过往，从第15章开始，每章以小传的形式介绍一位科学家。全书涉及50多位知名科学家，其中包括公众耳熟能详的多位中国科学家。

“我们试图以通俗的语言寻找‘超凡’与‘祛魅’的平衡，用立体的故事拉近科学家与公众的距离感。”该书作者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发展规划研究院工程师韩玮说。

陈雅楠认为，参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自己也重新“认识”了一批“神坛上的科学家”，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伟大没有被削弱，反而多了些可爱因素和‘烟火气’”。

尽管如此，陈安认为这本书更适合中学生以上人群阅读。因为书中在对科学故事的质疑，关于科学家行为或者性格上“另一面”的内容，读者需要具有一定的思考力和判断力。